

有父备晨炊

黄土福

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日渐老了，我接他来小城里住。

几天后，父亲抱怨说每天白喝白住的，没个事情干，不习惯，要回家去侍弄庄稼。我说，你就享一下清福吧！父亲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那我是真的不中用了。”

父亲见到我天天早起去买早餐，就说每日都吃小摊上的，不健康，不如让他来给我们做。我拗不过他，只好答应了。

第二天，我一早起来，发现父亲已在厨房里忙碌着。他量了大米，淘洗了两次，放进锅里，倒入适量的水，把锅置在煤气炉一头上，盖上锅盖，打火，调大火力；又从冰箱里取出昨晚制作好的肉饼，放进蒸锅里，把蒸锅放在煤气灶另一头上，打着火，便站在洗菜盆旁择菜。我看着灯光下父亲佝偻的背影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进了厨房说：“爸，让我来做吧！”

父亲缓慢地回过头来，说：“你睡去，很快就做好了——年轻时，我在工地也做了好几年厨工。”火苗舔着锅底吱吱作响，父亲揭开锅盖，用勺子往锅里搅拌一下，边盖上，边说：“煤气不及柴火旺盛。”我洗漱完，再来到厨房，看见父亲正揭开锅盖，阵阵白汽直冒出来，赶紧教他启动抽油烟机。

大米在锅里欢腾地跳跃着，父亲静静地守候在旁边，不时地调整火力，时而用勺子搅拌。他深情专注，动作不紧不慢，如在乡下用柴火灶煮粥的样子。记得我在村小上学时，每天的早餐都是在家务农的父亲做的。夏



九天揽月 李陶 摄

天的清早，父亲光着上身，背上搭一条毛巾，坐在柴火灶前不断地往灶里塞进干稻草，火光映红他的脸庞。灶上架着两口大锅，一锅煮着大米粥，一锅煮着开水，灶台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。

不多时，父亲熄火，用毛巾包着锅耳，双手把一锅热粥提到饭厅里，放在凳子上凉着。他又到厨房，打开蒸锅，把一盘蒸熟的肉饼端了出来，放在饭桌上。接着，父亲又忙着炒一盘青菜，煎一盘鸡蛋。刚好6点半，一桌丰盛健康的早餐新鲜出炉了。我和妻儿围坐着，津津有味地吃着，称赞父亲的好手艺，念叨着父亲的辛苦。父亲倒不好意思起来，说他不用上班上学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一边进厨房洗刷去了。

自此，做早餐成了父亲的职责，他天天早起忙碌着，还想方设法变着花样。头一天吃蒸肉饼，下一天就吃蒸蛋；吃两天大米白粥，便炖一天皮蛋肉糜粥，或煮一顿青菜荷包蛋汤面。总之，让我们百吃不厌。

父亲整天乐呵呵的，暂不提回乡下的事。有父备晨炊，我颇感轻松，每天放心多睡一会，反正一起床，就有可口的早餐吃。然而，我和妻子想着父亲辛苦了一辈子，老了还要伺候我们，心里终是过意不去。我俩常叫他歇着，父亲倒不乐意了。他说：“你们上班辛苦，孩子正在长身体，早餐要吃好，干点手边活哪能累倒庄稼人呢？”

有父备晨炊，已为人父多年的我，犹能享受着这无边的父爱，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呢？

苦瓜吟

傅中平

看见苦瓜，我总是想起癞葡萄。虽然二者的表皮都生有难看的疙瘩，但是癞葡萄比苦瓜好吃多了。儿时，我和表妹在外婆身边，外婆经常买癞葡萄给我们吃，我们也乐意吃。剥开手雷一样的癞葡萄，里面的一颗颗癞葡萄籽上会附着血红血红的果肉，汁多且甜。不像苦瓜，苦得要命。

外婆却说，苦瓜是好东西哦，生活中有甜有苦，不能光吃甜的，不吃苦的。可惜，我们那时并不懂外婆这句饱含哲理的话。心中只在想，苦瓜有什么好的，进嘴苦死人了，吐都来不及，怎么能吃？

及至中年以后才慢慢知晓苦瓜的好。许多事情都是这样，随着岁月的积淀，突然会有了领悟，比如我对苦瓜的态度。

也不知是从哪天起不再排斥苦瓜了。明知它是苦的，我却坦然地将它咀嚼在口中，任其苦涩味在口中蔓延，面无任何表情。我还买来晒干的苦瓜泡水喝，任其淡淡的苦味在口腔中弥漫。久而久之，我非但不觉得这种苦有什么不适，反而觉得口中渐有一种清凉。其实，岂止是苦瓜，人生也有着不同的况味，哪怕是再苦的人生，只要坦然地接受和面对，苦也并不觉得有多苦了。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体现的便是一种苦中作乐的态度。于我来看，这不仅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。

外婆的父亲是一名中医，耳濡目染，我相信外婆对于中医是略通一二的。否则，外婆怎知道苦瓜是个好东西呢！世上人多不喜欢苦味，然中医认为，苦瓜却是一味良药，具有清热解毒、降血糖、调节血脂、促进消化等功效。其性寒味苦，常用于改善暑热烦渴、目赤肿痛、消渴（糖尿病）等症状。那时，我的身上总是既生痱子又害痼子，外婆便让我吃一点苦瓜，而我却闭紧着嘴巴不肯吃。

我不喜欢厨师将苦瓜处理得没有一点苦味，虽然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口感变得好多了，我却认为这是一种“变味”，好像被人有意粉饰太平缺少了本味。又好像是明摆着讨好口舌的“篡改”。苦便是苦，何苦要掩饰呢？

苦瓜还有一种风度，当与别的食材搭配烹饪时，它绝不将自己的苦传递给别人，绝不掩盖其他食材的本味。比如苦瓜炒鸡蛋，鸡蛋中绝无苦味。比如苦瓜煨排骨，排骨的鲜香还是鲜香，多出的唯有汤中那独特的清凉味道。清代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就赞美苦瓜：“其味甚苦，然杂他物煮之，他物弗苦，自苦而不以苦人，有君子之德焉。”

清代还有一位叫石涛的画家，自号苦瓜和尚，盖因他餐餐不离苦瓜，甚至把苦瓜供奉案头。石涛认为苦瓜象征着人生的苦味，他在《苦瓜图》中自题：“这个苦瓜老涛就吃了一生……”其中暗含了吃吃苦瓜是其修行之意。

是啊，苦难是人生的老师，只有吃得苦瓜的人才能懂得真正的人生。想想外婆之所以要让我吃苦瓜，她其实是在告诉我，生活本就是五味俱全的。食苦瓜不但是一种智慧，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。食不得苦苦瓜，焉食人生苦？



牛背上的笛声

刘强

三十年前，顺子是我崇拜的玩伴。他比我大两岁，因家境贫困，初中未毕业就被迫辍学，帮助家里干些农活，农闲时就牵着一头老水牛放牧。顺子用抓黄鳝卖的钱，买了一根精致的竹笛，常常坐在牛背上吹，笛声婉转悠扬，如春风拂过。

高二暑假伊始的一天傍晚，晚霞如仙子的霓裳缥缈于天空，我循着笛声找到了正在涧湾草地放牛的顺子。他见到我，停止了吹奏，从牛背上跳下来。多日不见，顺子变得面色黝黑，一件花衬衫遮挡不住健硕的体格，短裤下的小腿尽是蚊虫叮咬的疤痕，脚上的拖鞋半是泥浆。

“阿强，放暑假了吧？”顺子微笑着向我打招呼。

“嗯。顺子哥，你吹得真好听，这支曲子很耳熟，但我想不起叫什么名字。”我说。

“你呀，光知道念书，不会流行歌曲，这首歌叫《外面的世界》，齐秦唱的。”说完，顺子便开始清唱：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……”

“笛子很容易吹响吗？”我端详着那根支竹笛，很是好奇。

“是呀，俗话说‘一日笛子三日箫’，你是不是想学？明天过来我教你，保证很快学会。”顺子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第二天，我从弟弟手中抢过牛绳，主动要求放牛，以便与顺子在一起。牛在草地上吃草，顺子就热心地教我吹笛。他先教吹奏的基础知识，再从《数星星》《小草》等简单的曲调教起。顺子对笛子的原理了如

指掌，为了便于教学，他从后园砍了一根细竹，自制了一支笛子，虽然声音没有买来的那支清扬，但可以辅助教学。

就这样，我和顺子形影不离，两头老水牛的背上，两个少年“短笛无腔信口吹”，吸引来很多村民赞许的目光。其实我只是滥竽充数地附和，主要是顺子吹的。

吹累了，我们就躺在草地上，看云朵外的天空，看白鹭划过的雅姿。有一天，顺子无奈地告诉我，他不想这样放牛下去，想去南方打工，可威严的父亲不允许。他建议把牛卖掉，再凑点钱买一台手扶拖拉机，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农事效率，还可以将他解放出来打工挣钱。顺子还说，因为这事，他跟父亲吵过多次，父亲已有所让步。

“打工很苦的，别去了。”我当然不希望他抛下牛去南方，因为那样就没人教我吹笛子了。

暑假快结束的一天，顺子兴奋地告诉我，他的父亲同意他去南方打工了，他要闯出一条路子来。临别时，顺子把那只心爱的笛子送给了我，嘱咐我好好学习。

从那以后，牛背上的我时常将这竹笛吹响，沙哑的声音像是思念，像是祝福，直至我去了省城读书，又去了外地工作，跟顺子失去了联系。

诗人席慕容在《乡愁》里写道：“故土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。”如今，我眼前时常会出现一幅画面：夕阳余晖中，两头老水牛各自驮着一个翩翩少年，少年手中的竹笛飘出悠扬的乐曲，穿过无垠的旷野，穿过悠长的岁月，在故乡久久回荡。